

《梅娘》与《废情》的结局

如果使人迷惑

那么《焚情》给了她一个结果

焚情

(原名：没有潇洒)

北方文艺出版社

焚 情

(原名:没有潇洒)

吕明辉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焚 情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街10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北方文艺出版社发行

850×1168 1/32·印张11.5·字数254,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ISBN 7-5317-0949-x/I·933 定价:16.80元

离婚是夫妻单方或双方的背判,是单方或双方撕毁所有的契约违背所有的诺言,是单方或双方对过去生活的厌倦,因而也是对海市蜃楼般的新生活的向往。

在离婚这场家庭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作者题记

内容简介

陆平在办公桌上有一个神秘的记事符号，它是一个妩媚的独身女人的电话号码，每隔几日，陆平都要在这个女人的床上度过美妙销魂的夜晚，可正当陆平得意于两年来这种充满激情的婚外性生活时，他那妖艳丰满的情人却在他的耳边发问：“如果我再找个情人，你会同意吗？”

于是，在陆平面前，就出现了两种艰难的选择：要么将可心的情人送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要么抛弃与自己生活了十年的结发妻子。

两个女人就像两本书，一本是已经翻得纸张发黄的书，背得出书中任何一个章节，另一个是刚刚打开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你刚刚看了内容介绍，激发起了你强烈的欲望。这是肉体上的感受，是精神上的对比，越是这样对比，陆平就越觉得妻子的乏味。十年的夫妻生活，使陆平对妻子那曾令自己激动不已的身体感到了麻木，这样的麻木何时才是尽头？他无法忍受这无尽的麻木，更无法容忍情人那丰腴雪白的胴体为他人所占有……

陆平决定离婚。于是他开始了从没有经历过的一切：

堂堂局长被鸣叫着的警车拉进了派出所；

与情人的浪漫幽会变成了在办公室、旅馆里仓促苟合；

情人的前夫竟与他一向柔弱、贤淑的妻子联手行动；

对簿公堂，妻子要求播放他们做爱时的录音带；

美丽风情的未婚女子，仍在对他执着的追求……

陆平触及了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他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古往今来，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拥有健康，渴望财富；拥有财富，渴望爱情；拥有爱情，又渴望奇异的性爱……然而，背离了法律，远离了道德，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章

陆平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上班后将当天要做的事记在台历上，台历就放在那张宽大光亮的老板台上，晚上下班前再对照台历检查一遍，看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现在，陆平就在检查今天的台历——那时是下午五点，正是下班的时候。

台历的日期标定是五月五日。在台历日期下的记事栏里，陆平记着这样几件事：

1. 审查家属宿舍建筑图纸。
2. 安排局党委办公室接待市委组织部的领导班子考察组。
3. 和秘书科长研究在各下属单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提纲。
4. 给小伟的老师联系修理下水道。
5. 写党校函授作业。
6. 和金、闵两位副局长一起到医院探望老局长。
7. #

陆平用笔勾去前六项——那六项已经完成了，只剩下第七项“#”。

陆平在这个代号后面没有附加任何说明，这是一个只有陆

平自己才知道的具有特定含义的代号，或者说是陆平的个人隐私。

如果有人有可能翻一下现在放在陆平老板台上的台历，就会发现在今天之前，几乎每隔几天台历的记事栏里都写有一个“#”号。

两年来，“#”号所代表的那件神秘事物已经成为陆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在没有揭开这个秘密之前，读者不妨先把这个“#”符号称为“#”计划。

现在，陆平显然准备实施“#”计划了。

他离开局长室那张宽大的老板台，来到窗户前，向院子里张望。

窗外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向远处望去，在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和逶迤盘旋的马路的缝隙中已经挤出了新绿，夕阳中流溢着生命的色彩，空气里充满了一种躁动。春季一到天就开始长了，虽然已经下班近半个小时了，但天还没有完全黑透，大院里朦朦胧胧的，自行车棚已经空了。几只麻雀悠然自得地在院子里蹦哒。陆平眼睛看着楼下院子里，耳朵却在听着楼里的动静。陆平就等机关里的人先走，然后他才走。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有人闯了进来。陆平虽然面对窗户背对门，但他从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的行动上马上就断定进来的是局团委书记贺佳。

转过身来，果然是贺佳。

贺佳在女孩子们里算中上等个儿，浑身上下鼓鼓溜溜的，那套红色高档皮衣皮裙裹在她的身上，恰到好处地显示出永远对男人构成诱惑和威胁的曲线。她有一张团团的娃娃脸儿，皮肤细得

像瓷一样泛出一种冷光。眉梢高挑，眼梢也高挑，两绺细细的、烫得弯弯曲曲的长发故意从额前垂下来，宛如紫藤般挂在脸上。贺佳身上最特别的是一种特殊的气质，那是一种只有长期在干部家庭中生活才能养成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外在体现就是贺佳身上的那种逼人盛气，大凡出身名门的女孩身上都有这种痕迹。机关里的人都暗地里叫贺佳“冷美人”。

“陆平，你还没走？”

贺佳是局机关唯一不敲门就进局长办公室的人，也是唯一直接称呼陆平名字的人。当然，这位 24 岁的大姑娘这样做不仅仅是性格使然，还因为她爸爸是市委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副书记贺汝飞。对贺佳的大不敬，陆平一直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贺佳虽然不太注意这些礼节上的小事，但工作上还是称职的。陆平不能为了一点儿礼节上的小事就得罪了贺书记的小女，哪大哪小，从二十岁就在官场上混的陆平当然能摆平这种关系。

但是，陆平在贺佳面前尽量板着脸，尽管她并不怕他的这种故意做出的威严，可他不能给她一点儿阳光，不然她更灿烂。

“什么事？”陆平板着脸问贺佳。

“今晚儿机关舞会的事儿……”

“下午你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再提醒你一下，别忘了，七点半，在银河宾馆。”贺佳的声音像冰淇淋一样，甜甜的，但又很冷。

“两位副局长都去吗？”

“我都请了。”

“好吧，我去。”

贺佳乐了，正要再说什么，这时有人敲门，是司机小陈。

“陆局长，用车吗？”小陈问。

“不用，你先回去吧。”

司机小陈没问啥，给领导当司机，最最要紧的就是不该问的不同，不该说的不说。

“那我可借光了。”贺佳说。临走了，又回过头——

“你好象有事？”

“有应酬。”

“到时你得请我跳一曲，算是对团委书记工作的支持。”

陆平点头应允，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贺佳和小陈快点儿离开他。

贺佳和小陈走了。

这回机关里真的没人了，一楼传来门卫老赵头儿做饭的声音。小小插曲过去了，陆平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陆平离开办公室，走下楼，走出机关大院，来到大街上。

大街上人流好象比平时突然多出了几倍，人们从一些楼里出来奔向另一些楼里，带着一天的收获和疲劳，也带着一种希望。“的士”正是拉客的好时候，兴奋得像一条条泥鳅鱼一样到处钻着；“招手停”也不示弱，像没头苍蝇一样东扎一头，西扎一头，毫无羞耻地把自己难看的屁股对着马路行驶的自己的同类。街道变得非常拥挤，行走的人时时发生肩与肩手与手脚与脚语言与语言气息与气息的碰撞，但是互相谁也不在意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愿望——早点儿回家。这让陆平想起到黑前从晚霞落处往树林子窝里飞的鸟群。

陆平在人群里走着。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是那种抗疲劳眼镜，在什么天气里这种眼镜的镜片都是灰蓝色的。平时陆平不戴眼镜，只是在中午或者下午阳光强又是在办公室外的時候才戴，现在天已经暗淡下来了，本来不用戴了，但他还

是戴上了，因为眼镜可以遮挡住他那双女人般好看的丹凤眼。他还把风衣的领子向上翻了翻，这样一来又可挡住他那只轮廓鲜明的下巴。现在陆平这副样子，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将要去执行谋杀任务的特工。

其实，陆平也是回“家”。

那本来是一个女人的家。后来，他认识了那个独身女人。后来，他经常去那个家。再后来，他就把那个家也当作自己的家之外的另外一个“家”了。

如果读者细心一点儿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家”的那两个引号“”，倒很像陆平此刻戴的眼镜和竖起来的风衣领子。

陆平就这样戴着眼镜竖着风衣领子，顺着这条繁华的大街向前走着。从单位门前向前走300米，然后向左拐离开大街，顺着那条叫“猫耳朵”的不宽不窄的胡同向前走200米，就到了那栋“青年楼”了。陆平太熟悉这条路线了，他时常想：即使有一天他变成了盲人，也会摸到那个“家”的。

“青年楼”是一栋灰色的六层楼房，是四年前团市委为解决一些已婚的男女青年没有住房的燃眉之急，集资修建然后平价出售的。整个楼的建筑面积很大，像一头站立于羊群的灰象但是一家一户的居住面积都不大，也有人把这座楼称为“鸽子窝”。

陆平没有马上上楼，他在楼下那个小市场里转转。因为经常在这个小市场买菜，好多卖东西的人都认识他，像老主顾那样打着招呼。那卖豆腐的老人甚至还讨好地说了句，“我知道你，就住这鸽子楼。”陆平不回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大包小裹地拎着走进四单元，上了四楼，在右首那扇门前停住了。掏了一下手，他开始掏出钥匙开门。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有一串钥匙,在那串钥匙里都有数把功能不同的钥匙,或开家里门的,或开办公室门的,或开办公桌卷柜的,或开仓库的,或开自行车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谁的钥匙串上应该有几把钥匙?谁的钥匙串上多出了一把钥匙?连自己亲密的人也不注意。陆平像所有的人那样也有一串钥匙,但谁也不知道在这串钥匙中有一把是开这个“家”门的。

开了门,顺手打开灯,就看见一个漂亮非凡的女人正朝着他笑。那女人大约28岁,有一头欧洲女人似的金黄色的头发,仿佛是一股金色的涌泉,在头顶上溅开三朵浪花,一朵涌在额头处,向上翻起一个俏丽的大卷,另外两朵顺面颊流向柳肩处由外向里扣卷着。她有一张漂亮女人都有的鸭蛋脸儿,下颏微微有点儿双,越发显出一种女人的成熟。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刚刚进来的陆平,眼窝有自然的眼晕,那眼皮儿不是单的,也不是双的,而是三层的,绝对是自然生成的三眼皮儿,而不是美容手术的结果。她的鼻子很优秀,从两条秀眉的中间垂直而下,为那本来就很生动的俊脸增加了立体感。她的嘴和鼻子一样优秀,红杏一样饱满,微微抿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要向陆平吻过来……

那女人并没有吻过来,因为那女人其实是挂在门口正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一张放大的和真人一样大的彩色照片。

尽管是照片,陆平也像对真人般朝她深情地笑笑,然后脱鞋进屋。

这个女人叫戚月雪。

陆平台历上所有的那些“#”号都是和这个叫戚月雪的女人有关的。或者是帮助戚月雪办一件事情,或者是准备打给戚月雪的一个电话,或者是参加戚月雪组织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和戚月

雪约好的一次幽会。

今天的“#”号是陆平提醒自己别忘记了和戚月雪晚上下班后的幽会。

陆平将脱下来的鞋子放在鞋架上，将风衣脱了挂在衣帽架上，将西服上衣脱下用衣服架支撑好挂在大衣柜里。然后，他开始做晚饭。戚月雪的工作单位离家远一些，回来得要晚一些，陆平要在她进家门之前将饭菜做好，让她高兴。

晚饭做好了，陆平解下围裙，洗手，洗脸，甚至洗了下身。然后，和衣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戚月雪回来。

戚月雪的这个家是一大一小两室的，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左右，大房间有15平方米，是做客厅用的，有一大两小三个沙发和一架书柜，还有电视机。小房间12平方米，是卧室，有一张双人床和大衣柜。屋子里的摆设很简单，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但是也有男人的东西——比如说，化妆台里有一把黑色的电动剃须刀，那是陆平在需要的时候用的。

尽管这个家简陋一些，但因为是属于他和她的家，陆平就对这个家感到亲切和温馨。他愿意感受这个家恬静的氛围，他愿意呼吸这个家里那种幽香的气味，他也能体验到这个家总是给他带来的那种身心的激动，那种魂不守舍的不安。两年来，每当他进入了这个家，就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岛屿，是海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后剩下的最后一块岛屿，茫茫苍苍的海天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她。陆平曾经试着给这个“岛屿”起个名字“情人岛、逍遥岛、忘魂岛、伊甸岛……最后都觉得不合适。

6点整。

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陆平就知道是戚月雪回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有

这个家的钥匙。当时安门锁时是陆平帮助威月雪安的，新锁一共三把钥匙，除陆平和威月雪两人一把外，还剩下一把，就放在威月雪的化妆盒里。

陆平从床上跳起来，迎接在门前。

门开了，威月雪出现了。

她本人比照片上的她生动多了。她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优美的体形让人联想起美国的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全身都是丰满的，但是腰很细，这种全身丰满和腰细的对比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越是腰细，越显出乳房的丰满和臀部的丰满；乳房和臀部越是丰满，就越是显出腰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仿皮风衣，红色的翻领处露出白皙的脖子和高傲的下颔。她站在陆平面前，让他感觉眼前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月亮。

威月雪回手关上门，然后顽皮地嗅嗅鼻子：

“啊，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她脸上洋溢着活泼和幸福，“让我猜猜你为我准备了什么美味晚餐？”

陆平微笑。让她猜。

“有酱鲫鱼，还有……哎哎，你干什么？”

陆平已经不等她再说什么了，微笑着弯下腰，将威月雪抱起来，不管威月雪的大呼小叫，抱进了卧室，放在床上。

陆平压在威月雪的身上，亲吻着她。他先是慢慢地、轻轻地亲吻，宛如蜻蜓点水，这样可以更好地感觉到她嘴唇的丰满和柔软。她的嘴唇是湿润的，口中始终有一种清新的气流，吻着她的嘴唇陆平就突发奇想：男人女人真是奇怪，爱的时候为什么要吻嘴唇，而不是吻别的什么地方？大概因为嘴唇的神经未梢发达，感觉敏感吧……吻着吻着，渐渐地他发起狠来，将她的嘴唇整个含住，像孩子吃奶般地吮吸着，并且将自己的舌头和她的舌头搅

在一起。他有些气急起来，像刚刚奔进斗牛场的公牛。

威月雪感觉到了他的这种气急，推推他：

“饭做好了，先吃饭吧。”

“不，我等不及了。”

“你总是这样猴急……”虽然这样说，但她自己显然也已经被他的吻燃烧起来了。

威月雪要脱衣服，被陆平制止了：

“别动，我来，这是我的专利。”

在陆平看来，为自己的情人脱衣服是整个做爱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一刻他忽然又想：在家和妻子白水静做爱时，可都是各自脱各自的衣服，打住！思维的错位。

陆平为威月雪脱衣服的动作很慢，一点儿也没有刚才的猴急。是呀，这个岛屿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不慢慢地享受？他慢慢地为威月雪脱着，脱得很温柔，很仔细，一件一件，从外到里，从上到下，脱一件，在床头的衣帽架上放好一件，欣赏一番，再接着脱下一件……春天里女人穿的衣服是很多的，每脱一件，就让他眼前出现一个诱人的新世界；每脱一件，又让他想象另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

威月雪终于被脱得一丝不佳了。

陆平首先被那片耀眼的白色所陶醉了，他感到一阵眩晕，好像刚刚走进阳光中的雪地里产生的雪盲的那种感觉。威月雪的裸体太美了，雪一样洁白，冰一样晶莹，瓷一样细腻，海水一样丰满，没有一点儿斑瑕。他发现她身上最美的部位是腿，她的腿很长，不用高跟鞋的平衡也绝对符合人们所说的黄金分割比例。她的两条腿整个呈现一种浑圆状态，小腿笔直，表面非常光滑，

小腿肚子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她的大腿非常丰满，像两节成熟的白色的藕，特别是大腿的底部丰满得有些隆起，两腿并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点缝隙，连空气都过不去。隆起的大腿衬托出她腹部的平坦，连接着丰厚的臀部。看着她的那两条腿，他就感到一种男人的冲动，就不能自己。

陆平开始给自己脱衣服，这回可没有了给她脱衣服时的那种缓慢的温柔，他脱得很急，脱得很粗鲁，随手扔在地上，脱上衣时还能一件一件地脱，脱裤子时干脆从外裤到羊毛裤到衬裤到裤衩到袜子一下子全脱了下来。

陆平在戚月雪身上又体验到了那种强烈的快感，这种快感是那样美妙，也可以说是人活在世界上最美妙的感受，这种美妙不是一顿丰美的晚餐和一次痛快的海水浴所能比拟的，也不是绚丽的彩虹和晶莹的雾淞所能给予的，这种感受使他以为自己是在梦幻中。他说不上这种美妙的感觉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精神，亦或是肉体和精神的结合，以致于他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美妙的感受……

每当这时陆平就想：为什么男人女人在做爱的时候会有这么强烈的快感？其实，这也是上帝在造人时输入人体内的一种密码程序，这种程序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人类的自我繁衍，因为这是人的最重要的使命。使命的最重要决定了方式的最美妙。上帝他老人家用这种最美妙的感受做诱饵，诱惑男人和女人不顾一切地向往做爱，不然人类的自我繁衍就会消亡。

当一切都结束后，戚月雪轻轻地将陆平从自己的身上扶下来。

陆平平静地躺在戚月雪的臂弯里。

此刻的陆平心里恬静极了，也得意极了，为自己有这样漂亮

的情人,也为自己有这样美好的婚外情。以前陆平可不是这样想,在没遇见戚月雪之前,陆平也像许多正统的男人那样鄙视婚外情,认为那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不敢有半点儿非份之想。没想到,遇见戚月雪后,观念一下子就变了,他的行为脱离了以往传统的轨道,变得难以自控,一下子就跑到了婚外恋的轨道上了。而且,恋得很认真,恋得很投入,恋得很持久,一恋就是两年,而且没有一点儿要“到此为止”的意思。

陆平相信自己是爱戚月雪的。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爱,但是他相:如果你愿意和哪个女人谈话,那是投机;如果你愿意和哪个女人接触,那是喜欢;如果你经常想和哪个女人有性关系,那么就是爱了,因为男女之间的爱的基础是互相间性的要求。

当陆平第一次和戚月雪做爱之后,陆平就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用多少现代文明进行包装,使用多少现代科技手段,用多少人类文明的产物——法律的、道德的手段进行制约,人还是要永远保留着作为动物的基本本能,不然,人就不是人了,而是机器人了。

两年了,陆平得意于这种婚外生活,他感觉一个男人有了婚外情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婚外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家庭好比是两根弦的乐器,奏出的音乐肯定单调;而婚外恋好比是三根弦的乐器,奏出的音乐肯定比两根弦的乐器丰富多彩,音域宽多了,音色也要美多了。其实,人活着就是在享受生命,而生命是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内容。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内容丰富本身就是生命的延长。

他甚至感到一个男人在外面有了情人对家庭也有好处,因为在外面产生的那种内疚感,会使男人回到家后更好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平衡自己的心理。

这又有些奇怪，婚外恋对家庭来说本来是离心力，竟然又奇妙地产生了吸引力，世界就是这样矛盾。

情人——这块生活中漂浮多雨的云，既然如此美好，为什么不继续保持下去？陆平就想这样一直和戚月雪到永远……

陆平转过身来看身边的戚月雪。

他发现她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闭着眼睛休息，而是瞪着两只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出神。

“小雪，你在想什么？”他吻着她的耳根问，她耳根比她身体别的地方更白更细更嫩。

“如果我现在找对象，你会同意吗？”她转过脸来看着他。

“你是说再婚？”

“对。”

陆平心里“咯噔”一下，戚月雪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问题。以前陆平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戚月雪有没有再婚的打算，她非常认真地说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她对陆平说自从离婚以来她一个人生活惯了，她想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当然，在她的生活中只要有他，她就满足了。

现在她为什么突然提出再婚，是在开玩笑？还真心的？情人之间都是很敏感的，特别像此类的话题。陆平没有马上回答，他的心里在急剧地思考着戚月雪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

——也许她不是真的要再婚，她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考验他。自从他和她成为情人以来，她曾经考验他很多次了，比如说，她把他还引见给她的朋友们，看他敢不敢在公开场合和她在一起，他去了，她很高兴，说他爱她。再比如说，她还曾经故意和他闹翻过，想考验他会不会借机抛弃她，结果他主动地和她和好，她也很高兴，说他爱她。现在她大概又在考验他了：如果他说不同意